



游人体验亲手摘樱桃的乐趣。



范述方和他的中药材。

老中医的山水之梦

■ 阿迪娜 本报记者 唐闻

顺着大渡河继续向上,人与自然平衡和适宜的关系逐渐浸润在人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山水之间生活的人们继续寻找着自己的山水之梦。

式样老旧的药柜陈列着各种中药材,药柜的主人拉开盛药的暗格,在一抓一取的节奏之中,上百年的时光丝毫没有改变这些药物和医者治病救人的使命。每天,前来问诊看病的人们得到了医者的叮嘱,他们起身离开,带走了药香,也带走了康复的希望,如此周而复始。

人们前住的这间中医诊所叫“中善堂”,位于泸定县冷碛镇,在泸定多山峡谷的地理环境中,冷碛镇是一处难得的平整之地。在这里,大渡河东岸的平壤山脉与大渡河西岸的大雪山山脉繁衍着一眼翠绿。当海拔依次降低,这些翠绿便冲开山的禁锢,在山脚的平坝中铺开庄稼、绿树和村落。

范述方是“中善堂”的主人,他行医已有数十年。从10岁开始,范述方便跟随父亲上山走老林,看百草,识百药。他说,正是泸定独特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孕育了大山中的各种草药。靠着这些草药,范氏一旅行医立身,落地生根,悬壶济世,已繁衍生息了几代人。凭着大自然的馈赠,更多的人家也得以身体康健。

据考证,在泸定郁郁葱葱的大山之中,在海拔落差形成的自然条件之下,500多种中药材在此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其中一些药材为泸定所独有。而这些药材都被范述方收集在《贡嘎药物拾奇》、《贡嘎山药物临床治疗拾奇》两本书中。

“天生无名之人,地不生无名之草。”范述方和乡里乡亲们相信:人的生命与大山孕育的草药都是自然造化之功,相互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血缘。在大山中的某一种草药的帮助下,人身体上出现的每一种病症都有被治愈的可能。

12岁那年,范述方患了皮肤病,浑身奇痒难耐。范述方的父亲采来石斛草,制成药汁涂抹患处,反复几次,范述方的皮肤病便由此痊愈。

15岁时,范述方不慎落下马背,摔断手臂。一种名为“接骨丹”的草药在父亲的调制下又奇迹般地帮范述方的手臂治好。在范述方的人生经历中,生长于大山中的草药既是衣食父母,也是他生命中的守护者。如今,石枣子、何首乌、天麻等药材为早已年满60岁的范述方提供着充沛的血气和精力,继续支撑着他给人诊治疾病。

大山中的草药无偿帮助着人们,人们又该以怎样的方式知恩图报?范述方和乡里乡亲们相信:自己没有给山中的草药上过一次肥,给过一碗水,却时得到它们无偿的照料和眷顾。此生只有行善,方能对得起融化在自己血脉里的草药。

范述方说,这也是自己将中医诊所取名为“中善堂”的原因。行医多年来,范述方从未收过门诊费。经济困难的人家来看病,范述方不收取医药费。每逢泸定“樱桃节”开幕,在现场,范述方会免费给人们诊病,并将价值上万元的药材免费发放。

在范述方看来,仅仅这样远远不够。他说大多数中药材既能美化环境,又有经济价值,如果能普遍栽培,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都十分有益。他希望,将来的泸定能建设成一个集生态、文化、医疗、养老、保健为一体的基地,吸引更多的人们来旅游和居住。

对于这一设想,范述方给出了以下理由:泸定日照时间长,无雾霾,含氧量,空气和水质很好,绿色植被覆盖率也高。范述方认为,天地人本是一体,和谐是这三者关系的根本。最近,范述方正在尝试以此为理论依据,著写阐释癌症的病理。他相信,与癌症相对应,大山深处一定生长着能有助于治愈癌症的药材。

以山为伴 以花养心

■ 阿迪娜 本报记者 唐闻

211省道上,在距离离大桥200米处,一处黑瓦房似乎久不住人,门口两根造型独特的树根,以及在过去的庄户人家才能看到的木门似乎在增强着这种预感。

穿过低矮的门檐,穿过极为普通、光线昏黑的堂屋,在另一扇木门被打开之后,一切突然变得敞亮。一处种植着各色鲜花的长方形楼顶与大渡河对面的青山构成了近景。中景和远景,在此处按下快门决然已是一幅美景。

顺着一条小径而下,一路上爬山虎正把叶子舒展到饱满,它们沿着自然形成的巨石以及墙壁蜿蜒而上,那些原本毫无美感的石头,呆滞的石墙就这样铺排出绿色的旋律。

小径继续在曲折蜿蜒中延伸,在这条小路极富曲线美感的线条上,主人极有耐心地将着点缀上各色卵石,然而,卵石并不喧宾夺主,它们很快把人的目光送上路旁的各色兰草、鲜花和翠竹。

在被一路绿色洗眼,一路幽静洗心之后,视线终止于翠竹垂直的姿态里,到此小路结束,但它勾画在脑海中那小小园林般的诗意和美感却让人顿生心旷神怡之感。此刻,在斑驳竹影虚构的背景中,大渡河的水声似乎也喧嚣着莫名的绿意。

引领记者走完这条曲径通幽所在的人叫周华明,一个从县城跑到乡间便不再愿意回城的人,他今年65岁。13年前,周华明拿出8000元买下

这间在旁人眼里老得掉渣的房子,房子的背后是裸露着石头的荒凉山坡,坡下便是大渡河终日流淌的河水。一开始,房子里不通水,不通电,家里人意见很大;在这里安家不是受罪吗?可老周心里一片亮堂,好歹有了个家。

在盘下房子之前,老周和家人过着“流浪”的生活。1994年,老周和妻子双双从泸定县皮革厂下岗。听说海螺沟风景区人多,为了养家,供子女读书,夫妻俩带上补鞋的工具前去碰碰运气,除开每月的房租,补鞋的收入实在难以支撑家里的生活。就在老周一家无路可走的时候,“靠山吃山”的老话开始应验了。

泸定是山的世界,在众多的大山里,依海拔高度不同,生长着颜色、形态各异的60多种兰花(不加变种)。兰花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要求极高,生态稍有破坏,便会枯萎凋零,十年之后才能恢复元气。但在泸定,兰花的花期可贯穿12个月,一年四季,这些分布在县境内海拔1100米至2800米的兰花便依次绽放。

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周华明一家开始经营兰花生意,全家的生计渐有好转。然而,由于没有固定的居所,周华明和家人不得不持续搬家,最多的时候,一年搬了5次家。就在盘下这座老房子,全家人都极力反对的时候,周华明相信,大山给了自己一口饭吃,也能帮助自己在这个很多人眼中的不毛之地,打理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家园。

于是,山里的兰花、兰草以及各种花卉在这光照溜的房前屋后落地生根;山里的黑果树在石

缝中长得碗口般粗大;从内地移植的翠竹、金竹以及其他植物也在这里繁衍得翠绿葱茏。许多陌生的过路人就是因为门前的一束花、一个根雕、一点绿色叩响了主人的门扉,进而被这里的清幽、自然所吸引,和主人成为了朋友。

当着记者的面,周华明拿出了一叠叠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来自香港、瑞士、意大利、德国、法国的朋友在周华明用13年时间营造的家里做客的情景。他们吃着泸定特有的野菜,欣赏着泸定特有的兰花,和老周天南海北地聊着天,在照片上,大渡河西岸大雪山山脉苍翠的群山成为了美丽的背景。周华明指着照片上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对记者说,这位来自香港的朋友每年都要到这里来小住一段时间。

不仅内地和国外的朋友们喜欢上了周华明的家以及兰草和兰花,和周华明毗邻而居的几户人家也学着他的做法,用大山培植的绿色装点自己的家。记者注意到,这几户人家也依着地势由高到低,设计着自己的一方天地。

如今,周华明的儿女在城里工作,他们多次劝说周华明到城里去住。对此,周华明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他早已离不开自己脚下的土地、大山,这里有他熟悉、热爱的生活。

每天,周华明5点起床,沿着大渡河走上一会儿,享受着带着水气味的空气,收集大自然遗留在河对岸的各种奇石。午后,周华明往往和棋友到茶亭儿间,看看书,给心爱的花卉和草木培土。周华明每个月都要爬山,一去就是十多天。山上有

他熟悉的草木,更有他挚爱的兰花。每一次上山下河,周华明总会从大自然中带回一些花草种子以及别的礼物。

一个人闲娱的时候,周华明会拿出自己酿制的各种酒,慢慢品尝。在周华明家里,记者看到了6、7个装着各种酒的大罐子,樱桃酒、葡萄酒、枸杞酒不一而足。泡酒用的各种酒引子全都取自天然造化。平日里,周华明的下酒菜里是少不了各种新鲜的野菜。

周华明告诉记者,人无法脱离自然而生存,人与自然是应该和谐相处,而泸定得天独厚自然环境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旅游开发日益升温的今天,人们更应该学会与自然相处,找到与自然共舞的方式,让泸定成为五湖四海的人们来住宜居的家园。周华明认为,在做好安全设施的前提下,围绕泸定的山水,泸定完全可以开发一条观赏兰花的旅游线路,从山上一直到林木茂盛、兰花多样的大山之中。

再过几天,周华明又将走进他挚爱的大山,看看那些美丽而又熟悉的兰花。周华明说,尽管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准备利用人生之余的时光继续在大自然中考察兰花的变迁,并写成一部关于兰花的书。

记者离开这座建在大渡河上的心灵家园的时候,周华明从路边捡回家饲养的一条小狗不断地向记者作揖,模样十分可爱乖巧。在花园里满绿草的一角,一株三角梅正在绽放,那火焰一般的色彩似乎正在说着一个关于春天的故事。



岚安山上正在拉家常的老人。



一篮挥开的红樱桃。



岚安乡将军庙。

流动的历史 不变的乡土

■ 阿迪娜 本报记者 唐闻

在泸定县城,在家中向阳的地方,不少家庭都会选择用盆和钵盛满从乡村带来的泥土,栽种上蒜苗、蒜苗等家庭食用的一些小作物。在适宜的阳光和气候下,这些原本属于乡村的作物生长开来,绕着家家户户的现代防护栏,贪婪地吐纳着空气。

尽管生活早已千变万化,但在泸定,乡土人情却一直未变。

常年奔走于县城与乡村从事泸定本土历史研究的董祖信告诉记者,在泸定,在文化心理上,乡村和城市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每年年末,无论是城里和农村的亲朋好友都会找到董祖信,请他写一副对联;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红白喜事来了,董祖信会同亲朋好友一道往于乡村和县城,为新人送祝福,为逝者表哀痛。

在泸定,血缘亲情以及互惠共存的友谊被城与乡联系在一起。董祖信告诉记者,青年的茶马古道贯穿泸定全县,为了在崇山峻岭中活下来,各色人群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实践,共同锻造了泸定的历史和现实。董祖信说,历史的经验启示我们:一个宜居的泸定需要各族人民共同建设。

退休后,董祖信致力于泸定本土历史文化研究,和董祖信的家属相同,清末湖广城四川的人口大迁徙将邓明前的祖辈也带到了泸定。邓明前告诉记者,这些移民也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和风俗:灯笼文化和

龙灯文化。而这些民间风俗很快在泸定盛行开来,并发展成为当地民间风俗的一大特色。

邓明前还告诉记者,如今成为泸定品牌和标签的红樱桃其根源在汉源地区。邓明前的爷爷那一代人,因为要种灯去了汉源,并从那里带回了樱桃树种,在下田坝栽种成活。此后,就像舞狮子与舞龙灯的习俗在泸定迅速流传并扎根一样,在泸定宜人的气候条件下,红樱桃,这种季节性很强的水果遍布泸定全县,并从平坝发展到高山,成熟期持续三个月之久。

如今,樱桃成熟的季节,住在下田坝的亲戚总会为邓明前留下一根樱桃树,等待他回家摘取甜润可口的红樱桃。而董祖信也会收到亲朋好友送来的樱桃和情谊。对邓明前和董祖信而言,尽管自己已经退休,他们却有一个心

愿,抓紧时间收集、记录泸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民间风俗,为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

从迁徙到定居,从陌生到眷恋,不少人走到泸定后,便在这里成家立业,开枝散叶。据泸定县的另一位文化人杨仕强介绍,大概在十多年前,泸定县城里的居民以汉族居多,随着社会发展,交通发达,不同地区的人们前来定居、生活。如今,泸定县居住有汉、藏、彝、回、蒙等17个民族,总人口8万余人。

如今,红遍大江南北的坝坝舞,也流传到了泸定,并结合彝舞、藏舞编出另一种风情。夜幕初临,生活在泸定各族人民在夜色中队伍里结伴起舞。尽管,茶马古道早已荒芜,但泸定包容、共存、发展的历史不会结束。

农家乐一景。



周华明夫妇。

游客眼里的樱桃节

■ 阿迪娜 本报记者 唐闻

在杆泥乡,记者遇到了几个内地来的游客,便和他们攀谈了起来。来自河南的刘亮原本准备到牛背山欣赏风光,听说本地的“樱桃节”开幕,他便过来看看。他告诉记者,泸定的空气很好,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很适合人居住。在短暂停留的时间里,他喝了本地酿制但还未推向市场的樱桃酒,连说不错。

来自攀枝花的向胜利夫妇则被当天

展览的岚安刺绣吸引,称赞其手工特色独一无二。来自北京的三位女游客则告诉记者,清新的空气、满山满村的翠绿让她们体验到了大城市没有的自然风情。当天,记者从几家生意较好的农家乐了解到,入住农家或者前来游玩的大部分游客以甘孜州内的游客为主体。尽管内地游客所占比例并不高,但杆泥乡樱桃节客流量依然居高不下,有增无减。

建设宜居家园是未来泸定旅游业的发展方向

■ 阿迪娜 本报记者 唐闻

游客来了又走了。红樱桃节落幕了,未来泸定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泸定如何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旅游走出一片新天地?记者采访了泸定县文化旅游局局长程军,请他就泸定旅游业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

程军说,在旅游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建设宜居家园,必然和旅游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宜居是旅游业发展的内涵,良好的旅游业发展必将推动宜居家园的建设。

泸定品牌旅游资源多,如牛背山、泸定桥、海螺沟等在全国都非常知名。目前以“红樱桃节”为品牌的兴起的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良好。根据县委、县政府的要求,未来,泸定县在坚持红色文化旅游、绿色生态旅游的总思路下,还要对已有知名旅游品牌如泸定桥进行升级改造,挖掘其他旅游资源如岚安、林坪、冷碛等地茶马古道等文化历史的潜力,突出文化特色和厚重历史。

此外,下一步,泸定还将成立泸定县旅游协会,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实现行业管理,行业参与,行业互动,提高服务质量,不仅让泸定的农副产品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并进一步开发特色旅游产品。与此同时,作为甘孜州的东大门,泸定县还将搭建游客服务中心等平台,开展本州旅游咨询及旅游促销服务,与州内其它县互动,主动融入全州旅游发展的大潮之中,为推动甘孜州旅游发展做贡献。

刺绣里的山水,山歌里的故土

■ 阿迪娜 本报记者 唐闻

泸定县岚安乡本是高山,可上天偏偏在这高山之上留下了方圆平整的土地。不同的季节,在海拔2180米的这片平整的土地上,出产玉米、花椒、小麦、土豆、大豆、雪山大豆,尤以花椒出名;此外贝母、羌活、大黄等中药材也是山中特产。岚安的“岚”字山中雾气之中,一朵“牡丹”渐渐在记者的视野里饱满起来。

当记者仔细打量,发现这并不是牡丹。张良珍告诉记者,她绣下的花叫做藤藤花,是岚安最常见的一种野花,生长在山间、地头以及凡有一丝生存空间的土壤之中。记者有些不解。

张良珍解释说,这种花生命力极强,哪里都能活下来。记者注意到张良珍的鞋子上,衣服上都绣有不同样式的花。老人告诉记者,自己常年生活在山上,看惯了花草草,也爱上了花花草草,常把它们绣在衣服、鞋子和背布上。

在岚安,刺绣就是一种手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拿着针线绣花,不能乱了针法。不同的心意搭配着不同针法,不同的针法又勾描着不同姿态的花朵,这好比生活本身,看似复杂却又遵循着某种规律。

在岚安,张良珍和生活在里的人们都遵循着延续至今的一种生活方式。逢每月初一和十五,人们便要到将军庙虔诚祭拜,祈求风调雨顺,家人平安。每天,将军庙的钟声早晚各敲响一次。站在将军庙外,放眼望去,难得一见的黑瓦房依次铺开,平整的土地上,人们忙着耕种。

记者与张良珍还未说上几句话,她便收拾好背篓,穿好青布衣服,系上围腰,准备上山挖些草药。记者随即跟着张良珍一起去挖草药。张良珍要挖的草药大都长在路边上,外形很普通。张良珍拿着草药,逐一向记者解释起来。

在前去挖草药的路上,张良珍看见80多岁的王瑞蓝老人在自家的老屋前晒太阳,她走上去和老人家攀谈,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在岚安,这是一种风俗习惯,但凡见到了上年纪的老人,大家都要上前寒暄问暖。

在王瑞蓝老人家的堂屋里,记者看到了供有“天地国君师”的神龛。在岚安,这样的神龛成为家神,家家户户都有,神龛上一年四季香火不断。上了年纪的人们依然相信,自己供奉的家神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吉祥和平安。

随着交通改善,在养老、医疗、保险等政策的充分保障下,随着岚安乡村旅游开发进一步加快步伐,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

过去,张良珍夫妇都希望子女走出岚安,找个好去处,谋个好营生。“可不能一辈子呆在这个不毛之地。”回忆当初,张良珍实话实说。于是,儿女们一个个告别了家中的12亩土地,或读书,或做生意,或到县城。等到儿女们出息了,想把老两口接到城里享幸福,却不料遭到张良珍拒绝。

“山上空气好,环境清静。”张良珍说,绣花图个耳根清静,心不静,针法就乱了,针法乱了,绣花就变成了花果了。去年,张良珍一年就绣了十几幅刺绣。张良珍说,下一步她打算绣岚安的山和水。

因为这里的山和水,因为岚安这几年的变化和发展,远嫁他乡的岚安女子带着丈夫、孩子回来了,他们修新房,翻旧土,重新生活在祖辈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在这众多的归来者中,一位老人的身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老人叫马德明,88岁,16岁

那年,一场大火烧了马德明的老房子。家没了,在大雪纷飞

的冬天,一贫如洗的马德明下了山,参了军,成为了185师58团2营6连的一名战士。跟着部队,马德明去了理塘。在理塘,马德明从部队干到了地方,成了一名警察。在理塘,马德明认识了陪伴他一生的伴侣王丽华,一个来自雅安的女娃。1964年前后,夫妻俩先后从理塘调到了成都。妻子王丽华到西南民大任教,马德明则在成都锦江区继续他的警察事业。

此后,夫妻俩再度回到岚安探亲,夫妻俩难以忘记岚安险峻的道路条件和交通情况,羊肠小道上,牲口和人艰难前行的画面始终盘旋在他们脑海。他们找到省民委为岚安修路筹得了2万元资金。后来,马德明的女儿也嫁到了岚安。随着夫妻俩年事渐高,回到岚安次数越多,马德明心中的故土情节更加难以释怀。于是,夫妻俩与女儿约定,退休后,二人一起回到岚安,安度晚年,叶落归根。未曾想,妻子王丽华却先走一步,不幸逝世。为了兑现当初的诺言和约定,马德明和子女将王丽华的遗骨安葬在了岚安。下葬当天,岚安乡山梗子的乡亲们献上了花圈,当老乡亲们为王丽华立碑的时候,马德明婉言拒绝了。

马德明的女儿告诉记者,母亲在世的时候,只要回到岚安,常常和乡亲们一起拉家常,给邻居家的孩子做衣服,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如今,山梗子村的一口水井还是当年王丽华捐钱修的。

王丽华的坟在一处可以俯瞰岚安全景的地方。如今,每天,马德明很早就起床,四处走走,仿佛仍然走在妻子的视野里。马德明说,退休后回到岚安定居已经五年了,离开成都时血压高的毛病从没有犯过。老人说话的时候,用手抹了抹眼角,似乎在擦拭泪水。不知道,马德明是否想起了自己过世的妻子,是否想起了当初叶落归根的约定。

离开岚安的时候,风正好,天正蓝,隐隐约约中,记者仿佛



红色岚安。